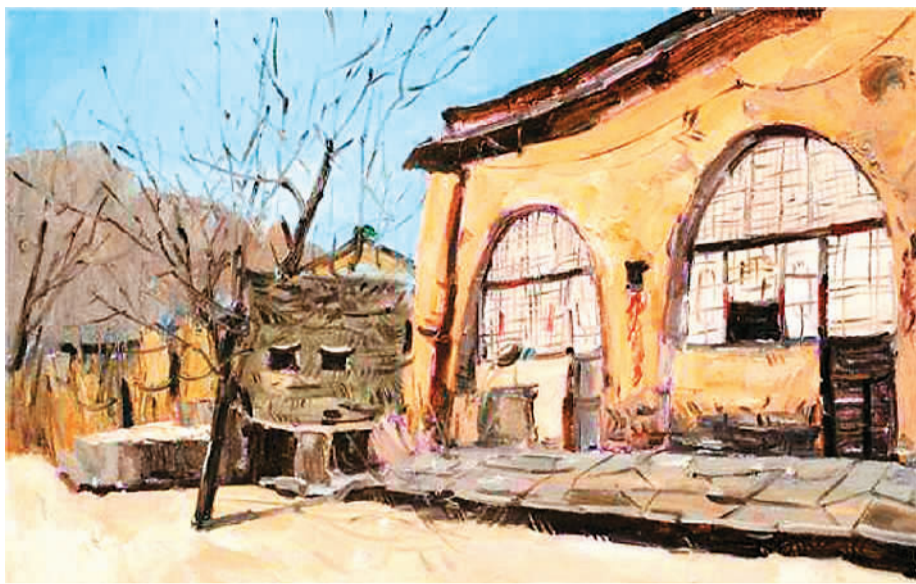


# 窑洞乡愁

□ 李晓东



图片来自网络

山西全省都位于黄土高原，最典型的建筑是窑洞。我就出生在窑洞里。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，新建居多以房屋为主，更富裕的，还盖起了二层、三层小楼。但和这片黄土最同气相求、表里相依的，还是那“山之阿”的一孔孔窑洞。窑洞，就是黄土高原的乡愁。

这乡愁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，也是中国革命的。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作《论持久战》的黑白照片，象征着中国革命艰难、坚强、坚定，更显出一份心底深处的自信和从容。因为，在黄河对岸，也有窑洞，虽然和延安隔着崇山峻岭，隔着黄河天堑，但日夜用忠诚和生命、粮食和物资，守护保障着延安的安宁。山西吕梁兴县蔡家崖村窑洞的油灯，遥望宝塔山下的星星之火，也亮到很晚。

曾多次见到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。她说，她出生仅20多天，在妈妈怀里，随红二方面军从湘西革命根据地到达甘肃会宁，走完长征路。

2014年9月23日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，贺捷生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领奖台上。她的散文集《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》获散文类二等奖。80岁的她，慢慢走到台中央。曾经看过一首诗，记得其中两句“即使心中藏着一个重洋，流出来的，却只有两颗泪珠”，贺捷生一如既往地从容、安静。

授奖词说，“贺捷生是元帅的女儿、军队的女儿，也是文字的女儿、文学的女儿……父亲的雪山，母亲的草地，折射着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命运，映现着志士仁人坚毅不屈的伟岸身影。这是用骨血写就的生命之书，是对我们精神血脉的追溯和确认。”

在蔡家崖贺龙故居前，对这段话有了更深的体认。红军长征中，贺龙率领

的部队伤亡较小，但贺龙参加革命以来，整个家族牺牲3000多人！贺龙的父亲、弟弟、大姐、二姐、四妹、堂弟等，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，家乡三次遭血洗。

蔡家崖的红色基因，不是享受的基因，而是奋斗的基因、奉献的基因、牺牲的基因，没有这个基因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，中国梦不可能实现。

贺龙居住的院子，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宅院。站在贺龙曾经战斗和生活了12年的院子里，秋日的阳光和煦地照着。院子很大，6孔窑洞坐北朝南，石头筑成，还凿出带有装饰效果的斜纹，结实、壮阔而美观，属于窑洞建筑中的精品。

黄土高原的窑洞，大致分为两种。一种依山开凿。选一山坡，先切出窑面，最关键的是，窑面必须垂直平整，这就要“下令”，不知道确切是不是这两个

字，村里人都这么说，用的是山西老乡话，我也如此记下来。挖土成一立面后，在距立面一尺处，把上下左右四边一点点掏空，这一大块土，因重力作用自然落下。一块巨大、平整、垂直的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。“下令”不仅需要技术，还有些危险，要先掏下边、两边，再挖上边，最后再敲几榔头，土方委顿于地。

挖的窑洞，一般是3孔，最多4孔，受山坡大小的限制，也受宅基地面积的限制。在立面上划出几孔窑洞的轮廓，向里面掏挖，我们老家叫“打窑”。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语“越刮越粗，越刮越长”，答案就是窑洞。打窑的技术含量比下令高。下令，村里人就能做，打窑却需要专门的匠人。

第二种，就比较“奢侈”了，用建筑材料在平地“圈”窑洞，窑洞上部为拱

形。盖房圈窑，一“圈”字，不用一根梁而屹立百年的境界，全出来了。所用材料，不外乎三种：土坯、砖、石头。吕梁多山多石，石头筑的窑洞较常见。兴县著名的磴口镇，建筑、街道几乎全用石料。

我的姥爷曾是八路军武乡独立营战士。我小的时候，就听他说，县政府在姚庄，离我姥姥家不远的村子。那时，武乡县城被日本人占据，共产党领导的姚庄县政府，就是全县人公认的政府。正如蔡家崖，小小的村子，却指挥着东起平绥路、同蒲路，西至黄河，北达包头百灵庙，南迄汾石公路，沿黄河展开的广大地区。

窑洞，既是安居乐业的家园，也是浴血战斗的堡垒。

彭德怀在武乡土窑洞里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。关家垴战役——八路军的第一场阵地攻坚战，也是在窑洞里指挥完成。关家垴，这个武乡境内的小村，不仅留在中国抗战史和军事史上，也为广大人民所知晓。彭德怀一脚踩在壕沟边缘，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的照片，就是在关家垴战役中拍摄下来的。

离我老家村子不到10华里的漆树坡村，发生过窑洞保卫战。民兵依托山坡上的一排6孔窑洞，与日伪军激战一夜。窑洞被山炮轰塌，民兵跳出窑洞，和日伪军拼刺刀。这场战斗，毙敌60余人，7名民兵牺牲，最小的民兵仅16岁。

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院内，朱德总司令曾手植白杨一株，每个树枝掰开，都可见一枚五角星，如红军军帽上的红星，人以为奇，称作红星杨，至今依然枝繁叶茂。武乡的农业品牌，即以此为名。

晋绥首府院内，贺龙也植了树，6株柳树。我们到时，已届秋日，依然枝条垂拂。见柳思故人。

# 金塔的胡杨

□ 蒋应红

林真正的主人。轻灵的羽翼飞渡天光，在湖影中滑翔。

人在画中走，金塔的胡杨林因这泓水而灵秀。这份淡妆的妩媚让人醉神迷。

二

胡杨，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树？

徜徉在金塔的胡杨林中，我的心时时被那一株株顽强的生命所震颤。它们像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精神矍铄，从容淡定。树干早已枯黑，虬枝缠绕，因为风吹日晒而皱裂的口子遍布全身。

你可以想见，多少个日日夜夜，任凭劲风怒吼、黄沙蔽空，它们依然迎风而立，一副岿然不动的神态。它们的根系在大地的深处漫展，枝杈傲然直指苍穹，哪怕黄沙淹没躯干，也是昂首挺立、临危不惧的英雄气魄。是的，莽莽黄沙可以毁灭一座楼兰古城，但却不能摧垮一个倔强的生命。铮铮铁骨，朗朗硬气，纵然倒下，也是千年不朽。因此，胡杨也被世人誉为“沙漠中的英雄树”“最美丽的树”。

据说，胡杨是第三纪残余的古老树种，6000多万年前就生存在地球上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它们从海边出发，拥挤拥挤，浩浩荡荡，穿山越岭，跨河渡江，逶迤潜行，足迹遍布西亚、中国西部，在新疆库车、甘肃敦煌等地，都曾发现胡杨木化石。这些死亡之海中的生命之魂，在东进的征途中没有停歇前进的步伐，向东、向东，一路向东，哪怕干渴而死，也要直挺挺地站在天地间充当沙漠行人的导航灯塔。

居住在大戈壁的人都知道，有胡杨的地方，就有水源，就有生的希望。广袤的戈壁滩上，你会发现胡杨从生的地方就有村庄。村庄和胡杨往往相伴而生，相依而存。居住在河西走廊上的老人们都有这样的记忆，那时候人们乱砍乱伐，胡杨大片大片减少，可受风沙的罪了，尤其是冬春季节，刮上一夜风，早晨起来，大门就被半人高的黄沙堵死了。

胡杨既是村庄的守护神，也是村庄的生命源。

居住在当地的人都知道胡杨是“会流泪的树”，这是因为，它们在环境干旱的时候，体内储存了大量的水分，如果划破树皮，水汁就会像眼泪一样从“伤口”中渗出，这“泪”，结晶成碱，可以食用。胡杨的木质坚硬，成为人们搭房架梁的首选。幼苗嫩叶，富含钙和钠盐，是牛羊的理想饲料。

一滴胡杨泪，谁解其中味，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

耐干旱，耐盐碱，抗风沙，每一棵正在生长或者已经死去的胡杨都无愧于“沙漠的脊梁”。

在景区的腹地，豁牙的烽火台旁，烽烟早已灰飞烟灭于历史的天空，我见雌雄异株的两棵胡杨，佝偻着身躯，相互搀扶着，蹒跚走向村庄，走向抗沙的前线。

三

胡杨的存在，给我们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。

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心中都有一个西部梦，因为那里是成就英雄的地方。在通往西部的路上，即便是平沙漫漫，关山万里，也挡不住络绎不绝的文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步伐：高适、岑参、王之涣、陶翰……就连参禅入道、超凡脱俗的王维都曾说：“孰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。”他们怀着朝圣般的虔诚，像随军记者，哪怕箝路蓝缕，困难重重，不惜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也要用苍秀之笔，大笔地描绘塞外边关的苍凉、雄奇、悲壮、瑰丽，在疾风、斗石、黄沙、飞雪、孤城的意象中，丰富了诗歌表现的空间，他们发自内心的慷慨悲壮也会永远在文学的长河中激荡。日月同辉耀古今。

如果我们将士文人士子向往西部理解为建功立业、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，那就狭隘了。西部边疆固然是战争频发之地，在西风烈烈、金戈铁马中，英雄容易脱颖而出。然而，西部的魅力更在于侵染了风、雪、沙、石的品格——劲似疾风、逸如风雪、广若莽沙、坚比磐石，融合为荡气回肠的西部精神。如果不是这种贯通古今的精神气脉，我们在今天怎么依然能看见浩浩荡荡、意气风发的支援西部、开发西部的大军呢？

杨花落尽，胡不归？胡杨凝聚了这种精神：纵然飞沙呼啸、惊心动魄，依然岿然不动、矢志不移；纵然刀光剑影、杀声震天，依然从容不迫、安步当车；纵然冰丈百回、雪满天山，依然根生大地、枝指苍天。

我敬畏每一株胡杨，它们是生物学上的植物化石，也是活的兵马俑，一排排矗立在风头沙浪中的胡杨，俨然严阵以待的卫士，凝视它们，仰望它们，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眉宇间透着刚强、勇敢、坚定的将军：卫青、霍去病、高仙芝、哥舒翰、封常清、左宗棠……他们平乱西域、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与胡杨扎根边陲、挡风拒

沙的矢志不移一脉相承。

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，胡杨或许不太起眼，过于平凡，没有留下过多的文字记载。话说回来，“此心虔诚，何须供坛？”胡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许微乎其微，但不能否认，胡杨风骨凛冽的气韵浇灌了多少风貌雄浑、笔力劲健的边塞篇章？

如果说，将士们的挥毫写意绘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轮廓，那么，胡杨就是炎黄子孙的精神图像。这图像印刻在华夏民族的骨头上，渗透在华夏民族的血液中，生生不息，源远流长。

四

就在胡杨林的盛景娇艳了金塔的时候，“神舟十一号”在距此不远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。就在世人为此欢呼庆祝之时，可曾知道这些具有胡杨脾性的航天人那些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？他们克服艰难困苦，满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，自强不息、顽强拼搏、团结协作、开拓创新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，也铸就了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攻关、特别能奉献”的航天精神，演绎了一曲现代版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。

正如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的：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，瞧啊，他们生了翅膀——百艺啊，还有科学，还有千般技巧，其实只有吹拂的风，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。

还有酒钢人，油田人……以及千千万万来到这片土地的志愿者、支边者、建设者，他们远离故乡，携儿带女，把风沙的怒吼当作前进的号角，用“献了青春献子孙”的无私奉献，再一次描绘出丝绸之路云蒸霞蔚、星斗灿灿的壮丽景象。

临别的时候，朋友的同学匆匆赶来相送，他是山西人，20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参加甘肃选调来金塔工作，而今已经娶妻生子，安家落户了。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话不多，总是憨憨地笑着，但言谈举止中透着沉稳、热情、自信、乐观。

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株株正在破土而出、拔节生长的胡杨幼苗，相信它们一定会在自己的年轮上谱写华丽的篇章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演绎生命的奇迹。

坚守着、奉献着、灿烂着，戈壁，因为胡杨的存在永远不会荒凉。沙漠，因为胡杨的生长终将变成沃野。

在沙漠戈壁，芨芨草、红柳、胡杨之类的草木实在算不上什么稀罕物。只要是稍微有点水的地方，你都会发现它们三步一株，五步一簇，低低矮矮，密密匝匝的身影，没有修长的身姿，也没有耀眼的枝叶，在春秋易序、寒暑交替中永远恪守着一步一枯荣的自然法则。

这些沙漠里的普通植物中，我偏爱胡杨。不仅缘于“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朽”的神奇，更缘于对它们在黄沙漫漫、劲风疾走的恶劣环境中展现出顽强生命姿态的敬畏。

这绝对不是一种平凡的树，它们是戈壁的魂。

一

地处西北金塔县的胡杨林，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级景区，但依然不收门票，完全敞开着大门，或者准确地说没有大门，一任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自由地走、尽情地看。

一叶知秋，深秋的胡杨林层林尽染，沐浴着秋日的暖阳，漫步其间，踩着软软的细沙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走、天马行空地想，也可以且歌且舞且开怀，无拘无束无挂碍。感受那一片片金黄的树叶优雅地在风中翩跹，然后落到你的身上，旋即又翻转着扑向大地。细风摇曳着胡杨林，金黄的树叶纷纷扬扬，漫天的“花雨”缤纷炫目，给大地铺上金色的地毯。落叶的沙声与流沙的飒飒声交汇，这片林子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，庆祝秋天的来临。

万木萧萧，黄叶飘飘，这或许是胡杨对节气的期许、对大地的礼赞、对生命的致敬。正是由于这份执著、热情、感怀，我宁可相信草木是有情的。

风动，树动，还是心动？沙黄，叶黄，还是梦黄？金色是秋的本色，也是梦的底色。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中，抖落一身的疲倦，你会完全陶醉在这充满希望、兆示吉祥的世界中。

有人说，额济纳的胡杨林是大家闺秀，金塔的胡杨林是小家碧玉。在林子深处，有一泓充满诗意的浅水叫金波湖，它是大地的眼睛，宁静、纯洁，环湖岸上生长的芦苇是睫毛一样的镶边。在玻璃似的湖面上映着湛蓝湛蓝的天空，浮动着洁白的云团，四周的胡杨也将布满沧桑的身軀轻轻地躺上面。湖面皱起圈圈涟漪，那是相亲相近的水鸟在嬉戏，它们才是胡杨

□ 丁祖荣

# 芦花白

芦花，静默生长，似乎没什么人为芦花唱赞歌，而我对芦花却颇多赞许和怜爱。

早年读《白洋淀记事》，对秋天芦花的赞美随着孙犁的抒情而弥漫心间。抗击日寇的同时，还能享受芦花轻飏，那是一种革命的浪漫。芦花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青纱帐，革命的掩体。秋风起，芦花白。我时常在这个季节散步，怀着同样的心情。

援疆的第一个春节，我从昆仑山回到了长江边，照例是要吃粽子，还要带些到和田与老乡分享。那芦苇叶裹出的粽子，清香中夹杂着青涩，糯米白、赤豆红、芦叶绿，视觉的冲击，味蕾的激发，直让人欲罢不能。

那年9月，昆仑山浅山克里阳，油菜花在山间绽放，比青海湖迟了近两个月，比江南更是迟四五个月，让你感觉到时光倒错。倒是这芦花，在布琼河边的戈壁沙地上，一丛一丛生长着。一两尺，三四尺高的样子，杆子粗壮，似乎很滋润。那青绿的叶子，比江南还鲜翠。更奇妙的是油菜花与芦苇夹杂在一起，油菜花的金黄，芦苇花的洁白，相映成趣。

布琼河边的芦苇只是一丛一丛的，到了巴里坤湿地，成片成片的芦苇交错掩映，满湖浮游的野鸭更是肆意逍遥，我们的船一过去，惊起无数，飞向苇丛。芦苇的花穗本是一片轻白，在野鸭进入时，绒絮飘飘洒洒。

起风的时候，满湖芦花飘荡，花絮飘飘在岸边绿洲湿地和稍远处的戈壁沙漠上，也飘在我们这船人的身上。不知谁说起，丁指挥白了头。我看同行的买买提乡长头也白了，脸却笑开了花。买买提随手拿出奎雅小刀，割下芦苇，削成笛状，放嘴边一吹，发出尖厉的声音，成群的野鸭惊起，很是壮观。

买买提乡长说，这芦苇是宝哩，芦苇根有解热镇痛、清热生津的作用，一级产品可卖到每斤十几元。这些野生、无污染的芦苇根是药材原料，很受欢迎。老乡们挖掘、运输、分选、切割、晾晒、装袋的芦苇根，能增加收入哩！还有芦苇杆，收割后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用于固沙，效果好，持续性强。你看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公路，两边都是用芦苇固的沙。这种固沙保路方式是我们新疆创造的，获得联合国有关方面的称赞！在我们昆仑山下的绿洲，芦苇改良土壤，净化空气。巴里坤湿地就是我们和田的绿肺。有芦苇的地方就有水，就是绿洲，就是生产和生活所在。听了买买提的一席话，我对芦苇愈加敬。

秋风起，芦花白，是自然的节奏，也是一种心境。秋天，我常常散步于长江芦花荡的湿地，那些飘散的芦苇花絮，时疏时密。秋风烈时，芦苇随风起舞，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伏。晴空下，成群的白鹭翩翩起飞，悠悠停落在芦苇上，芦苇倒伏摇晃得更加厉害，白鹭借力又飞，好似一场精彩的飞行表演。

这芦花荡所在，恰是长江由西斜向而来，从此折而向北之处。以此为转折点。上溯20公里，板子矶——当年，毛大姐从芦苇丛中把船撑出，送一船战士横渡长江，革命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向北，下游20公里，东西梁山，即天门山。古人吟诵甚多，以李白《望天门山》为最。仲秋时节，我常沿江堤往天门山走。江风习习，江堤湿地里，芦苇逶迤而去，宛如游龙，沿着江堤坡面向上铺开，堤顶上一片絮白。临近时，有天门山庄，父子店，非江鱼不售。秋季三斤白鱼为宜，江蟹虽好，但价格不菲。江天晚霞，映照天门山，凝神驻望，快慰平生。元代赵昱宏《满庭芳·渔》下半阙写道：“新糯香橙藕芽，锦鳞鱼紫蟹红虾。杯盘罢，争些醉煞，和月宿芦花。”看着这些芦苇被晚霞点染，听着长流的江水拍岸不止，直想乘舟天门山下，对影成三人，和月宿芦花。

芦苇，自信而从容，扎根于大地，向天而生。芦苇，顺天应时，把自己献给人类，冬天收割，春天破土，生生不息。



图片来自网络